吾學編

皇明名臣記第十七卷　　吾學編第三十八

海鹽鄭曉

太傅于肅愍公

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骨相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少讀書手不釋卷過目輙成誦文如雲行水湧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從討漢庶人庶人就縛　上命公數庶人罪辭嚴義正庶人流汗伏地　上喜師還賞公與文武大臣等屬意且厚公尋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

便奮事略盡五年河南山西災　上親書公名陞
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三十三公遍歷
梁晉問民疾苦百弊剗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
一經擘畫遂為規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
左侍郎十一年薦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
左少卿兩省萬人赴闕乞留復公巡撫凡歷十八
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公十二
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　上欲
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為皇太子

郕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命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中大譁監國疑懼起且退公上陛掖止之承請命將軍辰擊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諭羣臣振罪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擊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即陞公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時內外洶洶視公安危公即調兵爲禦虜城守計是年九月章皇后諭百官太子冲年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　宣宗親

子宜嗣大統郕王即皇帝位遥尊　上為太上皇
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時三營精鋭盡簡征行留
者皆老弱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
不可不預為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
練神機等營又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傳檄
邊鎮及山東西關陝虜至或迎擊其前或邀遮其
後勤王擣巢並授方畧經理粗定十月朔喜寧導
也先詣　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荆京師戒嚴侍講
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
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

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言
倡遷者衆共誅之自是群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
善守京城孫鏜衛穎張軏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
以王竑葉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
盡移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
戰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
躬擐甲胄誓死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
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
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
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和索金帛萬

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吾本兵知
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即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
以　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移　上皇
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
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寔多
况　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潜
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
萬金封國公疑虜心十七日也先果遁去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公辭不允客言少保功
高朱李綱不能及公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

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參將許貴奏乞與虜和公言
貴大帥邊將戰守分遣都督都指揮劉安王信等
屯真保涿易五路各監以文大臣驍將楊俊督
之敵虜逼朱謙于關子口襲亨於雁門關羽書至
京師公請自將大舉北伐會虜退遂止景泰元年
二月公曰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叵復
不可禦計授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
使請奉上皇還京　上勅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
群臣顧望不能堅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
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喜從公

言三月　上皇至大同出塞去六月　上皇又至
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月　上皇發塞外九
月丙戌至京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自遼東召
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十月諜
虜南侵公奏孫鏜石彪出大同楊寧衛穎出宣府
參政葉盛參贊獨石八城軍務虜竟入貢十二月
公議立十營團操石亨爲公乞官其子冕爲府軍
前衛副千戶公力辭不允四年　上有疾公又薦
王忠肅公自兩廣召還院尋用爲吏部尚書是年
八月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王而自稱田盛大可

汗遣人朝貢御史顧𧬈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公抗言　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　上是公言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盗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呼吸公內固京師外壽邊鎮防衛陝寇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

傑屬覓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戰群盜削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　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審務接勝調停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大璫舒良及亨等皆敬憚公不敢撓法相忤亨忌公屢辭兵柄公亦辭總督避亨　上爲諭解亨尤縱橫亨姪彪驍雄公稍裁抑亨請出彪守大同公嘗卧病中官更番來視見公家具蕭然因聞　上特勅上方纖供資用公藥須竹瀝　上幸萬壽山伐

竹取瀝畀公和藥言官或言公柄用太過　上意
益堅群猜遂起怨謗亦與　上病時　上皇出南
內復位亨以奪門爲功誣王文與太監王誠及公
意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恨王文排
巳得先入内閣又恨公每抑維禎維禎攘臂欲殺
公奏公謀反當族上裕陵持之不下徐有貞從旁
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有貞即程公自知功高
隙深廷訊不復自辯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
上賜盔甲袍帶子冕戍龍門公死之日天日驟變
陰霾蔽空思功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憐公忠於

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面諭　上何不留謙
上深悟悔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　上曰于謙
橐索罄懸汝言賍織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亨
從旁聽　上言低頭大慚懼俄有邊警廷議紛紜
恭順侯吳瑾對　上曰謙不死虜不至此　上默
然茂陵雖中遭廢厄念公勛續事起倉卒不遑申
救每一念公為之嘆息茂陵即位之初赦免還公
没產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曰　先帝已知
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諡肅愍
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祭公遺骸得都督陳逵密

賂守者收瘞冕請歸葬祖塋今建祠地是也冕改
文資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
天府尹致仕節槩修潔有文學婿錦衣千戶朱驥
亦坐戍邊有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冕無
子徽人云公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奉祠李夢陽
曰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
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
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
矣於是公屬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

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爲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外于也

尚書王莊毅公

公名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户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坐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

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
史曰勿滌爲若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
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
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
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
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
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
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
濟劾巡河御史王琛貪滛謫琛戍開平會災傷四
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

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漸沒老釋顛連流徙遷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

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
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
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
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
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
又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
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
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
憲致玆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
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郡邑賑濟公又上疏言

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賙賑每遇遇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亡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鵪鶉之棲戢未寧更須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

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謫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虜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戢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謚莊毅公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

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譏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公名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

事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羈虜中飼馬走七晝夜

徒宣府得還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按察使

陜西會陜西饑不待奏報輒發倉賑全活萬人內

艱陜人數千赴闕乞留奪服還任徵爲大理卿既

行陜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留巡撫時洮

岷番亂調兵撫捕降其衆成化元年虜入延綏朱

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開

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公開渠三十里陽鄭白渠亦久廢公募工疏鑿灌田七萬頃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不三月有衆二萬據石城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廣義伯巡撫都御史陳价逮詔獄公總督軍務同馬鈞陽劉玉進討伏羌伯又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千戸狥陣始定衆觀望援兵廷議亦欲濟師公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師老賊乘我請詔問公公請勿濟師主議者惡公異己翕浮言公益堅困賊相持百日賊稍來降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禍福諭脅從賊日相率降

浦四率驍賊時時出掠營前後大小二百餘戰賊愛將楊虎貍者夜遠汲被擒公駡虎貍黠賊叱斫頭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詞色諭順逆許立功不死又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約為內應浦四竟為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鈞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會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河間永平發廩賑濟更設法義勸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者

二十七萬人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斤黨侶流民爲亂公出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編戍者萬餘人俘斬二千人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搜斬故三十餘年賊不起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尋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姦與大獄擅執京

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發憤草疏劾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黨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疏入幸　上明聖大怒罷廠還直司設監瑛坐戍邊直又見　上泣言此内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賜祖生謫南京御史戴縉幸進迎　上意言直奉法無他自又得領廠直遂首誣公下　廷訊事本起於千户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逐去附直用事搆公欲寘死地公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而一二大臣首結直諸大臣因相

引附直嫉言官排異已者許自陳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公明果倜儻諳練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為江西參政錫為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太保余肅敏公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

天志迥異常兒為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霽稽覈
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公一言立斷出為西
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
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
民苦城中水鹻飲輙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
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
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蓄公出府金責清張
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
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

七年置衛八年公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公請盡釐陜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公又教之樹蔬果闢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粮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

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憂
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
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
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
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
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爲邊墻便報可於是
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
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
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
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

自是虜寇益稀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
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七疏皆行之著令十
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久知虜情及將校勇
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
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
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自
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
軍務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年再出宣
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爲兵部尚書乞致
仕公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應不近名每

奏對符檄揮筆立就會文切理不事文飾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公巡撫榆林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壕築墉繕亭障有功當是時鈞陽巡撫陜西稱

關中三巡撫廷璋由選舉爲工科給事中都給事
中以副都御史巡撫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
十年選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䟽薦起薛文清
公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
振軍威募勇敢以備緩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
備以防内變養鋭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虜西
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公不肯
䟽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

鏜戰必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礟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且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言道過畿輔民饑乞賑貸又言河間縣因虜患罷學官生徒併府學乞復舊廷議奉迎　上皇時有龔千戶者投客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　上取書諧中不報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陛公及葉文莊公爲

參政山東山西遼東宣府故隸二藩公至遼東憂
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
録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督衛
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寺急請
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
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即有警馬不
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僉
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爲
中樞密使公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爲
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

出侮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會虜李來欲寇遼東塞公提兵出境屯三月解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寵深逆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謫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荊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略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

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
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
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
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
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
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舡舖賊恃險拒敵飛梭下
礨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
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
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
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

洞洞衆會嶠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
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
航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苣部更大壩
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無大理卿言官
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
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中
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
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
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
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攺

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宜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公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算顧不輕洩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辨不可公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輙賞殺一人曰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縛人即幸事集輙自專非公有奇稱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檢花鳥

書畫不擾耳目割田五百畝爲義庄贍樹族人子
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敏政幼靈異少時讀
書一目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登甲科益攻學
問淹貫經籍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
李東陽文章俊麗陳音性行貞純敏政爲宮坊侍
講康陵東宮弘治十年起復副總裁修會典辭不
至明年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
士侍東宮又明年主考禮部忌敏政者謗敏政泄
會試題鬻進士得金錢無算言官輒劾上逮治午
門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

亦幸敏政敗汚峻去不可復起不復相左右敏政
竟奪職逾年憤懣卒敏政讀書著述尚本實議論
傳經義叅法理惕惕行檢不宜無忌憚至此此出
譏忌口無疑敏政少詹事時請正文廟祀典謂戴
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宜褫
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鄉
后蒼說禮萬言號曲臺禮戴聖等皆受業今禮記
非后氏不傳王通胡瑗身立師道百世如新宜加
封爵從祀乞別祠祀啓聖王以顏無繇曾點孔鯉
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從祀大抵敏政議與宋文

憲公相表裏疏下禮部報聞又請錄開國功臣後裔嘉靖中議禮考文敏政言多採行敏政又請楊時從祀文廟請孝穆太后比周姜嫄別廟享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新安文獻志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宋逸民錄近二百卷

少保秦襄毅公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

初爲鞏昌知府淸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月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倨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

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
岑欽鷓鴣嶺走居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
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
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襲其爵景干内降減贓且
摭他事誣公亦被逮幾免臺諫交章論救　上報
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應直忠信不可棄内批南
戶部尚書兼領改南左都御史公代領南戶部尚
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
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
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

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砦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甥楊瓚爭訐楊瓚因誣公子呻有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少保胡端敏公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公骨相奇古家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斵戢留心世務初爲德安推官陞南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用人宜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翺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斂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之人依理其來有漸出爲知府廣西太平太平遠惡領土官公訪按示

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一槩創置關萬夫畢集
工費數千金皆土官辦關數旬成太平州李濬淫
刑撓法莫敢詰公密授方略龍英土知州趙元珪
元珪擒濬來獻元珧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轉
展結斷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
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
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
歲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悅服謂
習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服闋赴上
過滄州會流賊攻州公入城爲州防守賊攻城不

能破去積實慶知府節約公庶有威藩府人不敢忤盡平其役賦當是時川蜀江浙盜起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東鄉盜數初縣公勦强撫順東鄉得安戰督戰裴源及廣昌城三邑時都御史俞諫用兵桃源久無功寧庶人有逆謀公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悍惟舊撫者不勦新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戰戰興衆救傷郵困治安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

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
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
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
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
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
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
生聚爲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
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
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
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

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
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
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
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
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
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
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
嫌疑仰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
應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
法該府更宜嚴戢官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及

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
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勑鎮撫以下官欽
奉 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
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
之虞宗室有盤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疏上宸
濠大懼備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
陸完都御史石玠坐公誹謗妖言律問罪必欲殺
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
宸濠備遣兇徒挾 上旨執公逮浙御史潘鵬附
宸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

復匿公妻女姓名閩道婦合家得不死下錦衣獄

公獄中三上書言江藩積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

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

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公得出獄論戍瀋陽居四

年宸濠果反釋公士伍薦除湖廣按察使未任嘉

靖初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疏勸修德講學修

上四川爲土番所苦餉道梗阻乞用人理財增兵

將明賞罰未幾召爲吏部右侍郎未上外艱去服

闋乞休時大禮議未决江淮饑人相食公疏乞早

定大禮赦群臣小過簡賢求治疏成不果上聞群

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群臣心欲效忠詞乃
過激乞擴然開釋消除疑沮畨回治安召爲左侍
郎兵部上京東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太學仁人能
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臣無得僭易大傳不出戶
庭無咎講議三章疏上留中言官因劾公告寮公
乞下臣章宣示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人二
十事尋以病乞改南京吏部侍郎未幾擢南京工
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召與廉惠公同過沛踐漕河
事宜改刑部尚書霍南海言公廉直宜總憲加太
子少保仍右都御史提督團營尋復尚書刑部秉

嘉惡陳九疇公力爭九疇有功河西忠勇不可棄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風霾詔求言上勤學恤民任官十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言外虜方强内憂日甚天下之人闇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力爲國不得保全其幸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援姚崇李綱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公又特疏

上論武畧人才二事　上知公忠鯁促上僉議行
十事公議棄哈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
貢便苦部酋沙保本末誅鐍誣請賞力爲陳尤嘗
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
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公自度不得行其志決
意辭疾去李公代公尚書逾年又召公南京參贊
機務兵部尚書辭不起嘉靖九年九月端坐而逝
贈少保謚端敏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
優於經濟淡薄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公稱公論
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

讎善則從已余兩為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孝大節公在兵曹不數月夙弊大奸利事整刷十五六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茬部功王浚川以為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為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内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又正歸順非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竟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為彼欺負

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illegible]夷而以哈密為餌鈞大利宜勅王瓊為國忠謀生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惆悵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為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

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 上
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
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
材行屢登薦剡引疾乞致仕

少保李康惠公

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
官都御史公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
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
力行善政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
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

咨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詷諜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繼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徒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閩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躡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黨賊詷大理卿燕忠即

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陜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塱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圍衛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尋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明其羽翮

[illegible]公欲并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
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甘
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
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
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
旗男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
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
者公特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
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
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隷兵

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公議九年大風晝晦　上恐懼憂遑詔問公答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去歲氷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陜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經業設險

斷臂截踵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
即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
自盜賊復起瞰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
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十年議耕桑
禮詔問公荅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下儉節
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祀又詔
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
公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冊九
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

才無枝梧提兵南北曉暢策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子孜益府長史

論曰肅愍公在當時衆輙罵權奸又請削公兵柄
至謂德勝之役爲無功公没未幾端人志士至談
公事又輙流涕稱公忠勇謂公社稷臣也豈非娟
忌激於同時是非白於異世耶王公殺馬順項公
摧汪直余公閑榆林程公上龔千户書秦公刱郴
景胡公發宸濠反謀李公抗疏言彰義東市之事
皆起於內臣此其人豈以死生利害動其心乎

皇明名臣記第十七卷終　　于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十八卷　　吾學編第二十九

海鹽鄭曉

侍郎錢文肅公

公初字習禮名幹以字行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六年鄉貢上禮部七年會試中甲科時　上北征又明年辛卯始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討上喜公鄉人惡公者持公短長公行潔修無可摘乃指公爲練子寧姻且坐奸黨掾公公懼告東楊東楊間聞　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顧　陛下憐察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

平公感疾自奮厲疾陵則位階翰林侍讀知制誥
宣德初與修 兩朝實錄四年十二月朔霜寒上
顧光祿卿文官早朝寒甚賜飲酒又傳公曰 皇
祖考臨朝每日常賜食朕何忘報禮讓之五年
陞侍讀學士七年 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題
首曰 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懷賢覽古天趣
悠然 上喜正統初與修 宣宗實錄三年陞學
士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
皆至公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公應曰此非三公
府也二楊聞上 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敘位次二

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吏部上禮部右侍郎用苗衷內批用公而陳循代掌院事或賀公者答曰吾今且爲有司又奚賀爲未幾陳高曹苗皆得陞侍郎入內閣公尋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公孝友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十五年年八十九卒謚文肅吉安永豐有曾棨字子啓永樂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譔 上命解縉選進士進學文淵閣公及編修周述周孟簡進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

講學士王訓朱■■王道成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被選名翰林庶吉士入見

上諭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爾等擢千百人中爲進士又擢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爾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各食其祿日就閣中

玩索務實得於己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負朕期待之意公學問日進　上將召試迅筆千言立就理詞皆到　上屢摘群書隱僻事問公悉能對以故喜公公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講數侍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魯聚否內難起復居從邑人坐奸黨事詞及公　上特原曰朕惜爾才也公居長安右門外火延禁垣　上不問陞侍讀學士修天下郡縣志爲副總裁歲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進講經書從幸南京陞少詹事仍預修　三朝實

録再邑壯遊三考會試爲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
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爛然與致所到筆不停
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工書
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自解胡後獨步當世儀貌
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洒落能飲酒善談論平生
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必有所濟惜仕二十年徒
以文學自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南城有羅
玘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翰林編修貶武岡知州
劉遜忤岷王被逮給事中龐泮等以救遜下詔獄
玘上疏救主事李夢陽論外戚收考又疏救太監

宸濠死言官劾文武大臣附濠者請按籍斥逐公言不可暴其名羞朝廷宜令諸大臣自陳或坐他事黜便正德中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上大本急務疏言逆瑾逐榮王虛朝廷上未有子諸大臣依違不肯爲國家遠慮忤時宰致仕去潛心問學文益奇偉宏暢寧庶人致白金壽玘走避深山中李文正公處瑾永間曰謂護善類玘引大義責之願削門人之籍卒贈禮部尚書亦謚文肅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

公名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杭洪武十五年

舉通經儒士授餘杭訓導累官平度知州公博學
修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燕適老釋靖難後大臣
薦修　高廟實錄錄成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已
而修永樂大典諸儒臣推公總裁征安南公叅贊
大將軍軍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叅政十年
坐事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擇宮寮改公右
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汝
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公幾陷死地者數
矣竟積憂罹成疾東宮憐之遣問曰卿善自攝即
不諱卿尚有余爲提携不使隊之入逢高公卒後獻

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建祠令有司春秋祀公子孫獻陵監國時道入應天學給米月二石正統四年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善述天台人爲左司直郎陞右贊善耿介恬靖汝玉長洲人仕至贊善兼檢討坐戍邊東宮特宥之章累下獄死汝玉聰敏過人文章精粹洪熙初贈汝玉太子賓客諡文靖善述太子少保諡文肅京武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厚端方累官北京行部侍郎兼宮寮謫戍廣西已而有薦京者竟坐前事下詔獄死洪

熙初贈少傅諡文簡潛太和人洪武二十九年鄉舉歷訓導知縣靖難後召修實錄成陞修撰尋兼贊善永樂十五年夏呂芳三尚書薦副西楊輔太子監國坐陳千戶事被讒周冕並逮詔獄卒妻楊隨潛北京潛卒慟毀不食亦卒潛閎爽弘毅通諸經尤長於詩易爲文章務去陳言出新意昴寧波人爲司諫春坊

侍郎劉文介公

公名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兊國

史副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錄試文訟公照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者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拆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公請奏事門上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毋言

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巳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裕陵後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于明潔

侍郎儲文懿公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二十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然嘗薦張吉等五

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龎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
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庚陞初
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閲局䌫事專
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戸部爲侍郎逆
瑾專權益甚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
沙與公善得允致仕内批公有才望行且起瑾公
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佞繼用
事公益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改南京戸部是
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
人皆慕之李諡文懿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

公名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愛民禮士弘治七年入戶部爲員外郎郎中凡歲秋會計出納及勾校京邊儲蓄鹽屯皆公區條具疏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章厲名節敦寬善誘累官臬藩長吏政總大端而已正德四年陞副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公有清譽在江淮不事攷革赫赫漕大小將校皆嚴憚不敢苛黷未幾事忤逆瑾瑾又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益怒禍且不測長沙力解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

[illegible]戶部侍郎公故熟知[illegible]法見財用[illegible]心

愛之七年請養母歸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嘉

靖初再辭詔特與終養服闋請致仕不允卒贈

太子少保謚文莊公資性淳懿問學該洽孝親[illegible]

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所著學史簡端

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太子少保楊文恪公

公名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爲給

事中南京建議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弘治十三

年陞南光祿少卿歷南太僕少卿通政正德七年

尹順天平徭減役裁諸費寬愛人節用京輔稱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進尚書大禮議起具疏同爾九卿請考　孝宗毋　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報聞公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介耿雅同互論事據經義時傳律例通古今所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行於世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祭酒魯文恪公

公名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閉門歛跡不妄交遊為編修益沉潛學問不專為文詞歷司業祭酒端飭自勵日危坐焚香

讀五經四書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每惓惓焉屢請告屢起屢歸群情鄉慕益競持名節嘉靖初交薦不起卒年六十七諡文恪

尚書崔文敏公

公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公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公他日諸史官旅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錄成

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州縣練政理政公南京驗封主事瑾誅召入翰林上書李文正公及時晉主救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徒驅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召修 武宗實錄明年日講陞南京國子祭酒公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大禮江南北大饑人相食公上疏畧曰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修譔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以上疏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下獄仰惟

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獨任己意亦曷有極疏入報聞十八年春改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暐言句容朱家巷者　皇祖故鄉墳址且在請表揚公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爲閎事竟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宏才博學好古雅文素發嚼然出處無玷銳嘗曰予讀元子述時述命述居三篇蓋全生保行之道非得已也予自丁丑迄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二載餘皆山林閒暇之日撫已相時古今何相遠哉乃仍舊題綴緝

已見列諸友輕駁諸同好云文多不錄

侍郎呂公

公名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三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脩撰公初入庠校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旣入翰林朴請端約力學慕古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引公啗公驟與卿佐且援先朝故事得入内閣公避匿不與來往瑾憾且中傷公會瑾敗得已九年請告歸嘉靖元年復除修撰三年議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六年陞南考功郎中九年陞卿南尚寶十二年陞南太常少卿十四年陞祭酒

國子監公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並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十五年陞禮部侍郎南京十八年致仕歸越四年卒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有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仲房簡靖端恪純甫淳懿溫恭並有文學負時望難進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論曰諸君子文學節行足任承弼往往罹讒誹忤權奸否即抱疴夭閼不獲致用倘所謂命數非耶

不然錢劉崔呂豈在韓黥彭徐之下 鄒錢伍楊[illegible]

不得與金李呂楊班乎

皇明名臣記第十八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十九

聘君吳公

公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君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公資禀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吾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

祿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
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
爲草疏薦留中數日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
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
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　上曰善卿草勅加束帛
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
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
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
今蘊經綸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跡遯丘園
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谷

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 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 上曰然已而見 上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公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

誤塵薦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
感力疾謝　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日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　上賜文幣八
酒羊麪遣內臣中土送館次　上起顧南陽曰此
老非廷闕者務今就職公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即受職必
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
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
切南陽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
下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許再上疏

辭幸也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亦文化
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
行人送歸與　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
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
格高邁議論英偉胷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悟啓
發人其學術貫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
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陽易
卜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云
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遯世無悶
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曰過清

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

飢諶藝稷冐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
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
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
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
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
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漱餘芳持此木鑽桑
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
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
自邇奇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
事探討疏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

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强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舡
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决存
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
回狂尋扁隱白沙久之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
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
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
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
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
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
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

遂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决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

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

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朱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當是時有布衣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

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着學者心法天之

運次言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illegible]就走臨川謁吳康齋質

其家直得五金携兒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藁藏于家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

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蹇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着有居業録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及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粹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録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

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
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
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
之學尤深辯詳闢唯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
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莆田又有布衣
劉閔恭愼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
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
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
而德守道風人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以
布衣入侍　東宮報聞

翰林修譔羅公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譔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學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晉十年卒知公者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

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浼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瓶粟罄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巳近午公不爲意結茅棲息取給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興至爲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給事中賀公

余主事武選時尚書李康惠公令刪正醫閭先生

言行錄爲八卷余請吿歸武進唐順之稍加校錄刻於遼東醫閭先生者賀公欽也字克恭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寳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育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

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 君德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係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韋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賙易后妃或邀功啓

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絶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

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
美民心自善蹟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
縱火刼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
往諭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可解鎮城官有人
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
須臾又言軍至且勦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誤語
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
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遂定
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

靜思默識及身實踐冠昏喪祭一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夌溪釣臺子士諳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郎中莊公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

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一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讃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之物謌頌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 聖德也 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安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詔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歎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 陛下之不

樂於此今日之舉或　兩宮在上　陛下欲極孝
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
仁德著天下豈在烟火之樂哉況兩廣荊靖四川
未寧遼東離亂壯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
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　陛下不暇為此至於
翰林以論思代言為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
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
宋祁為比自取傳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　宣宗
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

陳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不敢妄陳人謂此直微事細故不足論陳然止淼嚣惡旨酒停露臺古之聖帝明王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也疏入謫桂揚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驗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輙歸又明年卒

吏目鄒公

公名智字汝思台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
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即不忘嘗居
龍泉菴貧掃樹葉焚之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
文思警拔千古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
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
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浸無可否太子少保尹
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
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
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殺人奸自隸巡撫右副都
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鼐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恨鼐御史魏璋附劉嗾璋能去鼐陞僉都御史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若訊公公書詞曰督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輒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

或論邊境空虛無備謠言之甚當事者恨公坐公罰緝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　朝廷有殺諫臣名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罰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illegible]修書得居廣城友白沙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國子祭酒蔡公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

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乞告
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日獨去朝服中
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
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譏者因言公與林厚
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
藩王所故設機械令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
拂其意僚友又有挾術相傾者遂決意引疾改仕
逆瑾專政將進國子祭酒厭人心公已卒矣公明
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與之論
天下事治俗隆汙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

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其言
精深剴切嘗曰儒者欲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
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
詒憂父母才之踈劣於此亦可自考又嘗題卧處
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
窮夭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
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
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
空手回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當事臨疑口
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

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論曰諸君子學聖人者也志氣清明踐履篤實超然物表一洗陋俗其於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藹兢兢焉若乃昌言義色遠衆矯時視險如夷不渝不沮非所謂直養而無害者歟

皇明名臣記第十九卷終

子履準校正